

商州有很多特色的美食,不吃不知道,吃过常回味。商州水煎包、商州大烩菜、商州糊汤面、商州搅团鱼鱼、商州锅盔、商州糍粑,都是人们常念叨的特色小吃。小而精,便宜实惠,老少皆宜,不腻不厌的那种,在商州扎下了根。而商州烧肠,更是美食中的佼佼者,能让来此吃过的人留恋忘返,总是找机会再去享受一下这人间美味。

在商州中学后门的 一个巷子里,有一家开了 40 多年的“商州烧肠”——在商州城可谓家喻户晓的“邵英儒烧肠”。这家店创始于 1980 年, 近半个世纪以来, 一直在东背街经营着, 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,不熟悉的人要去找, 还不容易找见,多是熟人引荐来吃上一次,才能记住这个地方。400 多米深的街坊,窄得只能容得下两辆轿车在相互礼让慢行的情况下才能驶过,矮小的街房,营业面积有 40 平方米,简单地摆了两张条桌,后面的操作间和吧台都显得拥挤。一次容纳 10 个人用餐,都要挤着坐。一个小店,几代人经营,可谓“店小乾坤大”。

房小,大门不大,约 1.6 米宽,门头上挂两米的牌匾“邵英儒烧肠”,底沿处落字:始于一九八零。朴实而厚重,简单而大气。

查阅相关资料知晓,邵英儒是商州老字号“邵英儒烧肠”的传承人,商州知名餐饮人,商州烧肠非遗技艺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祖父邵爱堂最早做烧肠,早期不加酱油,味道好但色泽不好;他的父亲邵炳善改进工艺,用糖色、酱油上色,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集体食堂做烧肠;到了邵英儒时期,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商州东背街开店谋生,起名“邵英儒烧肠”,他在传统基础上加豆腐、粉条、木耳、豆芽等辅料,定型现在邵英儒烧肠的做法,至今 40 多年历史。

多年前朋友带去吃过一次,说是商州名吃,提及烧肠,就想到西安的葫芦头,因油重我不大喜欢。去了才发现店面小,掌勺的长者年纪在 70 左右,一身白大褂,

商州烧肠

○ 杨贤博

腰上系条毛巾,他应该就是邵英儒,烧肠店老板。他亲自掌勺,我们只听见厨房里火焰的呼鸣和锅碗瓢盆勺的声响,很快一碗烧肠端上桌,服务员送上一牙热饼,是硬锅盔,刚出炉的烫手。

好吃的东西上瘾,后来还去了几次。再后来去,是小两口经营,不见了邵老板。他儿子儿媳继承了父亲的手艺,生意依然红火。

昨日再去商州,办完事再来。还没到午饭时间,女主人热情倒茶,聊了几句,才知晓女主人是我老家牧护关下湾人,乡党相见,话就多了。我更想知道的是特色烧肠的秘方,想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做法。女主人热情宽厚,在我的好奇心下,透露了好多细节。

身后的墙上,挂着一组照片,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贾平凹来店吃烧肠的照片。这是多年前贾平凹游走商州时,朋友带来吃烧肠的情景,这张照片给这个店里增添了不少人脉财脉。

和主人扯着家常,一碗香气四溢的烧肠上桌,再是一牙锅盔。辣子油深红,不艳炸,烧肠呈片状卷曲,没一个圈,看来是清洗时专意剪开,煮熟后过油,再卤汁,有点像红烧肉的色泽,入口柔而不腻,辅料配有白豆腐片、木耳丝、豆芽、粉条和其他蔬菜,汤是高汤,若带醋酸,刚出锅煎火地冒着热气,得慢吃细品,几瓣生蒜、油泼辣子更是绝配。醋是本地孝义的柿子香醋,粉条是丹凤棣花的手工红薯粉条,豆芽是自己发的,木耳是柞水木耳,饼都是当地小麦粉现烤。一牙饼可以撕掰成小块放入汤中,待浸五六秒,入口味道绝佳。

一碗烧肠色香味俱全。你可以悠着性子慢品,也可在热气腾腾中咥得满头大汗。

商州人做生意实在,碗大肠多价格实惠,它用料考究,四代人的心血就为做好一碗烧肠,高汤的配料秘方更有渊源。“邵英儒烧肠”在 2025 年列入商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很是一件幸事。

小爷走了, 走在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傍晚。

我与小爷,缘分清淡,交集寥寥。年少时, 尚且能在院落晨昏里偶然遇见,自大学离家后,我们几乎再无深交。为数不多的碰面,皆是逢年过节、红白喜事的宗族相聚。人潮嘈杂的院落里,远远望见熟悉的苍老身影,客气问候,浅浅寒暄,而后各自散去。

我们之间没有深刻的故事,没有亲昵的过往,他只是我故乡众多长辈里,平凡温柔、默默存在的一位老人。可当这样一个扎根在故土记忆里的人骤然离去,心里依旧觉得空空落落。仿佛故乡的晚风少了一缕温柔,村口的暖阳缺了一寸安稳,熟悉的乡土光景里,从此永久空出了一个位置。

人到年岁渐长,才慢慢读懂爷爷那一辈人的苦难,读懂父辈心底难言的怅然。

爷爷这一代人,生来风雨,半生坎坷。年岁艰难的旧时光里,太祖母早逝,爷爷长兄如父,凭着一身韧劲,硬生生拉扯着年幼的小爷、姑奶一众弟妹长大成人。饥寒岁月、风雨飘摇,一家人相互搀扶、苦苦熬渡,熬过了最清贫苦寒的年代,才有了后来各自安稳的余生。

这份从小相依为命、苦里相伴的亲缘,早已刻进骨血里。于父辈而言,小爷不仅是至亲长辈,而且是那个从苦难岁月里一起走出来的亲人,是串联着他们童年、旧时光与家族根脉的故人。如今姑奶尚且安康,世间仍有至亲长辈可唤,可一同熬过苦日子、被爷爷亲手带大的手足至亲,终究是少了一位。那些贫瘠岁月里的并肩相守、旧村落里的烟火相伴、儿时懂懂的相互照拂,都随着小爷的离去,永远封存进了过往。

对父亲他们来说,这是一种极静、极沉的伤痛。不是无人可依的孤绝,而

童年的两位老师

○ 刘 路

我常常怀念童年的恬淡和简约,那是初入人世的日子,一切都像清晨的阳光般通透。尽管对那时的记忆只是鳞鳞爪爪、枝枝叶叶,但在人生已叶淡秋凉的今天,却时时在我心头闪亮。

我的第一位先生叫李春晖,五十来岁。说是先生,却实在记不起他怎样教的我,只记得他有一把泛着古铜色光泽的戒尺,其实是竹子做的。那让别的孩子胆战心惊的物件,却从来没有用于我。或许是我还穿着开裆裤,大孩子的跟屁虫罢了,只有四岁,先生不忍使用。他是几户人家合伙请的塾师,杜永村人氏。他平日总穿着一身织贡呢中山装,脸色凝重而有光泽,肃然不苟言笑。大约是我手太小,握不住生活(毛笔),也研不了墨,因而衬着影格的大字,一仿也没写过,更别说填小字了,但我母亲照样和别的家长一样轮着给先生管饭。用枣红色木盘端着,放着几个买来的用雄黄熏过的白蒸馍,或有棱有角的粽子,或炸得金黄的油饼。不变的是一碟油辣椒醋水,或酱菜,一碗红豆米汤。一年下来,我认了不少字,背了很多不懂意思的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和“臣密言,臣以险衅”一类诗词文章。印象最深的,是那些端给先生的美味的吃食,他每顿饭都会剩下一些。我虽然人小,但并不傻,我知道先生的故意和先生对我的心思,一个塾师偏爱孙儿般的慈柔,让我记了一辈子。

随着父亲调入三桥的长安二中,我

家搬到西安,租住在西大街一个大杂院中。长长的甬道尽头,有我家两间厦房。与大杂院比邻的,是一家中药铺,因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晾甘草的甜味儿。借助跟李先生学到的字,我时时时显摆。出门上街,我都会把各家的牌匾大声地念出来。同院有个姓张的爷爷订着报纸,我经常屁颠屁颠地为他拿报,送到他手上,然后站在老人身后,看着他把报纸打开。我眼尖,总看着顶端那一排大黑字(那时还不知道它叫通栏标题),“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”,便问爷爷:“大张旗”和“鼓镇压”这两个人,每天都反革命吗?逗得老爷爷前仰后合地笑,笑得直咳嗽。

到了六岁,我要正式上学了。学校是西大街二小。我面黄肌瘦,总挂着两道鼻涕。怕学校不收,在报名时,母亲特别给我换上新衣,搽了胭脂。班主任叫崔文英,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列宁服,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。她沉默寡言,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,但内心的善良却显而易见,让人感到一种晨光似的庄严。她从列宁服斜开的口袋里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绢,一边给我擦鼻涕,一边叮嘱母亲,给我增加营养,买点“山道年”或“使君子”把肚子蛔虫打一打。我注意到了,那手绢是白底蓝花的那种。

崔老师教语文。每日里,上完两节课,同学们都会在教室外围成一个圈,拿出自带的馒头。她提上大铁壶,挨个给大家倒上开水。每到下午放学前,她都要宣布明天的值日生是谁。当然,在

想;而她的博士生导师拉里·古斯却背着那个褪了色的破洞双肩包,扒着报告厅的玻璃窗,满脸幸福地听讲,那是因为座位满了,他进不去,便站在窗外,静静地看着自己的学生在台上光芒万丈。这样的导师,何其让人动容!

世人常言的“老师”,诞生于古汉语的“师”字,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被尊为“万世师表”,今天的我们在微信里称呼孩子的班主任依然是“老师”。虽然“师”这个字不变,但不意味着“师”这个角色

眼巴巴的期待中,我常常会被她选中。我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,这是荣誉,也是认可。我会把值日生的红袖章一直戴回家,洒下一路的趾高气扬。她还在课外活动时带我们去附近的儿童公园,和我们一样在哈哈镜前呲牙咧嘴。她的嗓音好,领我们跟着西门城楼上的大喇叭一起唱“歌唱二郎山”,坐公共汽车去钟鼓楼参观……

七十年前的往事在我心头复活时,我感念我真正意义的第一位老师。此后,我再也没有见到她,虽多方打问,都杳无音信。理智告诉我,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,就像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父亲一样。也不知道她还记得当年那个臭小子不,那个她为之擦鼻涕的臭小子。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“长大后我变成了你”,亲爱的崔老师,不论你能否听到,我都想告诉你,他没有辜负你不经意间的关爱,永远铭记着你慈母般的挚爱和温热,他一生都在传承着你给予他的一切,他永远记着那方白底蓝花的手绢,那是他心中永远飘扬的旗帜。写到这里,我已是泪眼婆娑了。

窗外,是纷飞的雪花和黎明前的静谧。我思忖着,在这个世界上,人人都曾经是学生,但未必都是教师。用这个视角去审视社会,天下就只有师生这两种人了。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,一个大爱无疆的世界,一个付出不求回报的世界!正是这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怀传递,才是破解人类文明奥秘的钥匙。

不变,它从来不是单一的职业称谓,而是所有引路授业、育人成才者的统称。从市井百工的师徒薪火,到校园课堂的课业启蒙,再到学术前沿的破壁引路,它是一个包容万象的大爱尊称。人生的成长,始于技艺立身,盛于学识筑基,臻于心性圆满,成于创新破壁。对应这漫漫征途,广义的老师便分化出三种具象且无可替代的身份:以艺传薪的师傅、以学育人的教师、以思启迪的导师。三者同源为师,却随教育层级、时代需求与岗位使命迭代演变,构成了一套完整、递进、生生不息的人间师道。

诗 歌 苑

秋日来信（外一首）

○ 王 磊

然后独自陷入一场秋雨中伤感

他们的一生如云,洁白而又轻盈

欢愉的午后

你总是用垂柳柔軟的绿色手臂
挽住一阵仓皇失措的晚风

你喜欢伫立在一扇玻璃窗前
虚构闷热的蝉鸣声

而我只怀念夏日飞翔的灰褐色蜻蜓
像一把丢失已久的钥匙
在湖面上打开时间的后门
许多如蜂蜜般的往事倾泻而出

现在更爱收集羽毛
麻雀的,鸽子的,野鸡的
触摸这些五彩的柔软
它们让我联想到飞翔
以及九月的天空蔚蓝如海水
与你诗中描述的几乎一样

依然有农人扛起锄头或提着镰刀
走进金色的田野
落日,归鸟,黄昏,晚霞
依然不是调动他们喜悦的一部分
诗人不必在纸上心生怜悯
他们保持着最原始的干净

小 爷

○ 陈 晨

是岁月更迭、故人渐疏的落寞。曾经一群在苦难里抱团取暖的亲人,渐渐散落岁月,慢慢退场……这份无声的遗憾,藏在初起的风里,沉默且厚重。

待到次日暮色再次漫起,我忙完手头所有工作,驱车奔赴阔别已久的故乡。

归途天色清和,路边草木还带着盛夏余下的浓绿,只是风里已经有了初秋独有的清爽。远处村落炊烟袅袅,晚风卷着乡土独有的草木清香,熟悉的故土景致扑面而来。

踏入老宅庭院的那刻,微凉的晚风穿过院墙巷弄,掠过庭前老树的枝叶,几片零星树叶轻轻飘落,庭院安静

肃穆。大伯、小爸、父母、大妈婶婶们都在,人人沉静有序,各司其事,安静打理着后事。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恸,只有成年人面对生死的坦然与克制。

人世沉浮,岁月磨人,活到一定年岁,早已看懂生死有命。大家默默忙碌,只想干干净淨、体体面面,送老人安然走完最后一程。可满院的寂静里,晚风轻拂,光影清寂,依旧藏不住心底蔓延的怅然。

站在熟悉的故土院落,看暮色四合、浅风漫卷,积攒多年的遗憾翻涌心头。这一生,我好像永远赶不上离别,永远错过最后一面。

读高一那年,爷爷离世,未能见到最后一面。姥姥走于疫情狂盛之时,我远在浙江,归途无路,终究遗憾。时光流转,岁岁奔波,如今小爷辞世,我依旧身在远方,依旧没能第一时间奔赴故里。

我们总向往远方的天光云影,总想

走出村落的方寸天地,想去看山河辽阔,想去追前程万丈。于是一路奔跑、一路远行,把故乡抛在身后,把亲人留在原地。我们拼命奔赴梦想,一步步靠近自己想要的生活,眼界越来越宽,前路越来越广,可回头望去,故乡越来越远,归期越来越少。我们忙着长大、忙着奔波、忙着前程,却忘了故乡的风会变,故人会老,离别会不期而至。我们在异乡的灯火里奔赴前程,却一次次缺席故乡的春夏秋冬,缺席亲人的岁岁年年。

小爷八十九载春秋,一生朴素安然,生于故土,长于故土,老于故土,最终归于故土。熬过旧时风雨,安度晚年余生,一辈子心性坦荡,悠然自得。

晚风依旧吹遍村落,落日依旧铺满路途,只是旧人不在,光景空留。暮色沉沉,晚风微凉,老宅的初秋意韵安静而怅然。

愿晚风寄哀思,故人归安壤。